

古籍典藏 · 原文与白话译文

《颅凶经》

中医 · 共 8 章节 · 7 章含白话译文

《颅凶经》是儿科著作。书名取小儿初生时颅凶未合之义。又名《师巫颅凶经》。共2卷，上卷论述小儿脉法、病证、治疗以及小儿疾病的特殊诊断和鉴别方法，并对小儿惊、痫、癩、疳、痢、火丹等证详加论述；下卷载火丹(丹毒)15候，治疗多以秘方。书中祝由法等保留了早期医书的内容。全书文字简略，是现存较早的儿科专书。

www.luckclub.cn · 古籍典藏 · 内容仅供文化学习研究

第 0 章

目录

原文

颠凶经 - 目录

颅凶经卷上·脉法

原文

颅凶经卷上·脉法

夫“颅凶”者，谓天地阴阳化感颅凶，故受名也。尝览《黄帝内传》，王母金文始演四序二仪阴阳之术、三才一元之道、采御灵机，黄帝得之升天，秘藏金匱，名曰《内经》，百姓莫可见之。后穆王贤士“师巫”于崆峒山得而释之，叙天地大德、阴阳化功、父母交和、中成胎质。爰自精凝血室、儿感阳兴，血入精宫、女随阴住，故以清气降而阳谷生，浊气升而阴井盛也。甚者二仪互换，五气相参，目睹元机，非贤莫达。谓真阴错综，使精血聚而成殃；阳发异端，感荣卫合而有疾。

遂使婴儿才养，惊候多生。庸愚不测始末，乱施攻疗，便致枉损婴儿。吁哉！吁哉！遂究古言，寻察端由，叙成疾目，曰“颅凶经”焉。真凭辨证，乃定死生。后学之流，审依济疾。天和太清降乘赤海，真一元气乘之，则母情先摇，荡漾炽然，是阳盛发阴，当妊男也。六脉诸经皆举其阳证，所谓妊衰不胜藏气，则触忤而便伤妊；胜而气劣，则母疾三五月而发，皆随五藏。心藏，干而口苦，舌干；肺藏，渴而多涕，发寒；肝藏，邪而肌酸，多睡；脾藏，发而呕逆，恶食；肾藏，困而软弱无力。

藏、妊气平，则和而无苦。胎若劣，而强得藏养，至生亦乃多疾。二仪纯阴之证，升杂真一者，谓“阴发阳”，则父精薄，妊当成女也。六脉诸经皆发阴证，若血盛气衰，则肥而劣气；若气盛血衰，则瘦而壮气。余藏、妊之气皆同男说。孩子处母腹之内时，受化和之正气，分阴阳之纪纲，天地降灵十月，而化万物以生成。随其时变，大理清纯化成祥瑞之基，全真道一，故生成焉。一月，为胚精血凝也；二月，为胎形兆分也；三月，阳神为三魂动以生也；四月，阴灵为七魄静镇形也；五月，五行分藏安神也；六月，六律定腑滋灵也；七月，精开窍通光明也；八月，元神具降真灵也；九月，宫室罗布以生人也；十月，气足万物成也。太乙元真在头曰“泥丸”，总众神也，得诸百灵，以御邪气。陶甄万类，以静为源，是知慎于调护，即以守恬和，可以保长生耳。故小儿瘦痼，盖他人之过也。

颅凶经卷上·脉法

凡孩子三岁以下，呼为“纯阳”，元气未散。若有脉候，即须于一寸取之，不得同大人分寸。其脉候未来，呼之脉来三至，吸之脉来三至，呼吸定息一至，此为无患矣。所言“定息”，呼气未出、吸气未入，定息之中又至，此是平和也。若以大人脉五至取之，即差矣。如此七至以上，即为有气；或脉浮如弓之张弦，此为有风，并可依后方合药治之一。或七至以下，此为冷候，亦宜依后方合药疗之。或诊候取平，或忽而不见，沉浮不定，伏益根平者，此为神鬼之病。且合求崇，续宜使药。或桃柳枝汤浴，煎饮子为使，一两颗桃心。孩子脉呼吸十五至以上、三至以下，皆死矣。

白话译文

"颅凶"之名，源于天地阴阳（宇宙间相反相成的两种基本力量）交感化生之理。相传《黄帝内传》中，王母以金文传授阴阳四时之术，黄帝得之升天，秘藏于金匱，名为《内经》。后世贤士师巫于崆峒山得此书并加以阐释：父母精血交合而成胎，精凝血室则感阳而生男，血入精宫则随阴而成女。若阴阳错杂、气血失调，则胎儿受殃、疾患丛生。

怀孕期间，胎气与母体五脏（心、肺、肝、脾、肾）相应：心则口苦舌干，肺则口渴多涕，肝则肢体酸困嗜睡，脾则呕逆厌食，肾则困倦乏力。脏气与胎气平和，则母子无恙。

胎儿十月发育：一月精血凝为胚，二月形体初分，三月三魂（精神意识）生，四月七魄（感觉本能）定，五月五行分属五脏，六月六律定腑，七月七窍通明，八月元神具备，九月脏腑罗布，十月气足而生。头中"泥丸"（脑之精髓所聚之处）总统诸神，御邪护正。小儿生病，多为养护者失当所致。

脉法要旨：三岁以下小儿称"纯阳"（阳气充盛、生机旺盛的生理特点），元气未散，诊脉只在一寸处取，不可按成人寸关尺三部分取。正常脉象：呼气脉来三至（跳动三次），吸气脉来三至，呼吸之间定息（呼气已尽、吸气未起的短暂间歇）又来一至，共七至，为平和无病。若按成人五至为常则会误判。七至以上为有热气；脉浮而紧如弓弦绷张，为有风邪；七至以下为寒证。脉象忽隐忽现、沉浮不定，为鬼神之病，当先祛祟再施药，可用桃柳枝煎汤沐浴。呼吸间脉至十五以上或三至以下，皆为死候。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本篇最具价值之处，在于它在一千多年前就建立了独立于成人体系的小儿脉诊标准——明确指出小儿脉率天然快于成人，不可套用成人参数。这与现代儿科学完全一致：新生儿静息心率可达每分钟120-160次，远高于成人的60-100次，若以成人标准衡量必然误判。文中"庸愚不测始末，乱施攻疗，便致枉损婴儿"的告诫，实际上是对"儿科不是成人缩小版"这一核心原则最早的中文表述之一。而十月胎儿发育的逐月描述，虽用阴阳五行语言，但其"渐进分化、由简至繁"的发育观与现代胚胎学的基本脉络暗合。

（以上内容仅供传统文化学习，不构成任何医疗建议。）

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：古人在没有心率监测仪器的条件下，仅凭指下触觉就为不同年龄段建立了差异化的脉率标准——这种精细的临床观察能力，是否提示我们在今天过度依赖仪器的同时，正在丧失某些珍贵的"身体直觉"？

颅凶经卷上·病证

原文

颅凶经卷上·病证

初生小儿鹅口、撮噤，并是出胎客风着颅、脐，致有此。可以小艾灸三壮二及烙之愈。

初生小儿至夜啼者，是有瘀血腹痛，夜乘阴而痛则啼。

初生小儿一月内，乳痢如胶，是母寒气伤胃所致也。

初生小儿一月内，乳痢如血，是母胸有滞热所作也。

初生小儿一月内，两眼赤者，是在胎之时，母吃炙煨、热面壅滞，气入胎中，熏儿脑所致也。

小儿温热，皆因从气热而搏胃气。然若下之，平气即愈，气虚则生惊而变痫。

小儿惊、痫，一从虚邪、客热相搏而生。其候当用补养安和即愈，加以性冷及太过即死。

小儿哕、逆、吐，皆胃气虚，逆气客于藏气而作。当和胃养气至如下冷即极。

小儿霍乱、吐逆，皆胃气与阴阳气上下交争而作，当用分和补药调养即愈，余皆死。

小儿客忤无辜，皆因客入所触及暴露星月。小儿嫩弱，所以此候多恶。

小儿一、眼青揉痒，是肝疳；二、齿焦，是骨疳；三、肉色鼻中干，是肺疳；四、皮干肉裂，是筋疳；五、发焦黄，是血疳；六、舌上生疮，是心疳；七、爱吃泥土，是脾疳。

孩子肌肤肥实、皮肤白，无故烦渴，此自小你猛冲损肺，但依后方，内用“甘草人参合饮子”；若气急、甚胸胀起、鼻连眼下脸青色、呻吟之声者，此必死之兆，不得与药。

孩子利如泔、靛者，难效；利如鹅、鸭血者，脾已烂损，不宜与药。

孩子凡有诸色疾苦，但眼睑下垂牵，必定死矣。

孩子疰，皆难效。或发无时，即口噤，咬牙作声，此必死矣，呼为“沥瘖疰”，亦名为“锁肠疰”。

孩子渴吃乳食，夜啼作声，此即是腹肚痛。

孩子无故摇头，此是脑顶风。

孩子吃乳食皆出，此是脾冷。

孩子无故肚大、项细、四肢消瘦，筋脉、骨节起，自是小来少乳，嚼食与吃早，成骨热疰劳。先宜与“保童丸”吃，续与“柴胡鳖甲引子”。（“保童丸”方见“一切疰门”中，“柴胡饮子”方见“行迟门”中。）

孩儿头面、胸膊肌厚，臂胫细瘦，行走迟者，是小儿抱损。

孩子鼻流清涕、或鼻下赤痒，此是脑中、鼻中疰极，宜用后方。“青黛散”吹鼻、兼傅鼻下赤烂处（方见疰疾吹鼻门中）。

以前并诊候孩子疾状。孩子气脉未调，藏府脆薄，腠理开疏，看脉以时依方用药。

孩子或夏中热时，因乳母沐浴多使冷水，你得冷气，血脉皆伏，见孩儿气未定便与你，使孩子多胃毒、及赤、白两般恶痢，此乃是你母之过。凡浴后，可令定息良久，候气定，揉与之，即全无患。

巫师烧钱，乳母须预祝之，勿令着水喷儿，皆令惊、热入心，转成患害，切细慎之。

凡孩子自生，但任阴阳推移、即每六十日一度变蒸，此骨节长来。四肢发热、或不下食乳，遇如此之时，上唇有珠子如粟粒大，此呼为“变蒸珠子”，以后方“退热饮子”疗之，不宜别与方药。（《幼幼新书》注云：“《颅凶经》以六十日为一变，巢氏《病源》以三十二日为一变，说有不同，故兼存之。）

白话译文

新生儿口疾与惊风：初生婴儿出现鹅口疮（口腔白膜）、撮口噤（口唇紧闭、牙关紧锁），都是出胎时外感风邪（客风，即外来病邪）侵袭头颅、脐部所致。可用小艾柱灸二三壮，或以烙法治疗即愈。

夜啼：初生婴儿入夜即啼哭不止，是体内有瘀血（离经之血，滞留不行）致腹痛，夜间阴气（人体阴液所主之寒凉之气）盛则痛甚，故而啼哭。

乳痢辨寒热：出生一月内，大便如胶状黏滞，是母体寒气伤及婴儿脾胃所致。若大便夹血，则是母亲胸中有郁热，热随乳汁传入。

目赤：出生一月内两眼发红，是在胎中时母亲过食炙烤煎炸、热性面食，气机壅滞，热气入胎，上熏婴儿脑部所致。

温热与惊痫：小儿发热，多因气分之热搏结于胃气。若适当泻下、平调气机即愈；若正气已虚而误下，则生惊风（抽搐），进而变为痫证（反复抽搐发作）。小儿惊、痫，皆由虚邪（正虚之处邪气所凑）与客热相搏而生。治当补养安和，若误用寒凉太过则致死。

呕吐与霍乱：小儿呃逆、呕吐，皆因胃气虚弱，逆气侵入脏腑之气而发。当以和胃养气为法，若下利至冷则病已至极。小儿霍乱吐泻，是胃气与体内阴阳之气上下交争所致，当用分消和解、补益调养之药，若调治不当则多死。

客忤无辜：小儿受外人、异物触犯（客忤），或暴露于星月之下受邪，因婴幼儿体质娇嫩，故此类病候多凶险。

七疳辨证：一、眼发青而揉痒，为肝疳（疳证，即小儿慢性营养不良的分型）；二、牙齿焦枯，为骨疳；三、面色不华、鼻中干燥，为肺疳；四、皮肤干裂，为筋疳；五、头发焦黄，为血疳；六、舌上生疮，为心疳；七、喜食泥土，为脾疳。

肺损辨生死：小儿肌肤丰腴、皮肤白净，却无故烦渴，是自幼过猛冲撞损伤肺气。可内服“甘草人参合饮子”。若见气急、胸胀高起、鼻翼至眼下面颊青紫、呻吟不止，此为必死之兆，不可再给药。

下利辨预后：泻下如淘米水或靛蓝色，难以见效；若泻下如鹅鸭之血，说明脾脏已溃烂损坏，不宜用药。

死证总纲：凡小儿患各种疾病，只要出现眼睑下垂不能抬举，必定不治。

疔与疳疔：小儿疔疾，皆难奏效。若发作无定时，且口噤咬牙作声，此为必死之候，称为“沥瘠疔疔”，又名“锁肠疔”。

杂症辨识：小儿渴而猛吃乳食、夜间啼哭，即是腹痛。无故摇头，是脑顶受风。吃乳食皆吐出，是脾胃虚寒。无故腹大、颈细、四肢消瘦、筋骨暴露，是自幼缺乳，过早喂食生硬之物，日久成为骨热疔劳。先服“保童丸”，续服“柴胡鳖甲引子”。

抱损：小儿头面胸臂肌肉肥厚，而手臂小腿消瘦，行走迟缓，是长期抱姿不当所致的“抱损”。

鼻疳：鼻流清涕或鼻下赤烂发痒，是脑与鼻中疔证发展至极，宜用“青黛散”吹鼻并外敷。

诊法总论：以上皆为诊察小儿疾病的要领。婴儿气脉尚未调和，脏腑娇嫩脆薄，腠理（肌肤纹理，汗孔通道）疏松，应按时令察脉、依方用药。

乳母禁忌：夏日炎热时，乳母沐浴若多用冷水，自身受寒，血脉收伏。气息未定便给婴儿哺乳，会使孩子生胃毒或赤白痢疾，此乃乳母之过。浴后须静息良久，待气息平定，轻揉乳房后再哺乳，即可无患。祭祀焚烧纸钱时，乳母须事先避开，勿让含水喷溅到婴儿，否则令其受惊、热入心经，转生大患，须十分审慎。

变蒸：婴儿出生后，随阴阳之气推移，每六十日经历一次“变蒸”（小儿周期性发育性发热，古人认为是骨骼生长的表现）。此时四肢发热或不愿吃奶，上唇出现粟粒大小的白色珠子，称为“变蒸珠子”，以“退热饮子”治疗，不宜另用他方。（《幼幼新书》注：《颅凶经》以六十日为一变，巢氏《病源》以三十二日为一变，二说不同，并存备考。）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本篇最突出的价值在于两点：一是建立了系统的新生儿及婴幼儿疾病分类观察体系——从眼色、发质、皮肤、饮食偏好等外在表征反推内在脏腑状态，这种“望诊优先”的思路，与现代儿科强调体格检查、营养评估的理念暗合；二是明确提出乳母的饮食寒热、沐浴习惯、情绪状态直接影响婴儿健康，这种“母婴一体”的认知，与现代母乳喂养医学中关于母体饮食、药物经乳汁传递影响婴儿的研究高度一致。七疳分型虽为古典框架，但其核心逻辑——通过多维度体征综合判断儿童营养缺乏的类型与程度——至今仍有临床参考意义。“变蒸”理论虽无现代实证支持，却反映了古人对婴儿阶段性发育规律的敏锐观察。

（以上内容仅供传统文化学习，不构成医疗建议。）

值得思考的是：在没有实验室检查的年代，古代医家仅凭肉眼观察便建立起如此精细的婴幼儿疾病分类系统——我们今天拥有了先进的检测手段，是否反而弱化了对患儿整体状态的细致观察能力？

颅凶经卷上·惊痫癎证治

原文

颅凶经卷上·惊痫癎证治

牛黄丸

治小儿胎惊及癎、或心热。

牛黄、龙齿、马牙硝、铁焰粉（各一分）

右为细末，炼蜜丸如梧桐子大。每日乳食前，熟水调破一丸灌三下。令母忌口。 又、牛黄丸

治孩子惊热入心，拟成癎疾。面色不定、啼哭不出、潮热无度、不吃乳食、大段眼翻露白、手足逆冷、呼唤不应。

牛黄（研）、大黄、独活（各一分），琥珀（炙、别研）、升麻、菴豆粉、大麻仁（别研，各半两） 右为末，蜜丸如梧子大。空心、熟水下一丸，顿服之，食后再服一丸。至十岁，加金、银箔各五片，忌燂炙、毒物。

虎睛丸

治孩儿风癎、惊啼不吃乳。

虎睛（一只），犀角、子芩（各等分），梔子仁、大黄（各十分）

右五味，为细末，炼蜜丸如梧子大。惊啼不吃你，乳汁下七丸；风癎，米饮下五丸至七丸。儿小，减丸数。

取利为度。忌毒物。若有虚热，加知母六分。

又、虎睛丸

治小儿、孩子二十四种惊、癎，壮热、抽掣脚手、呕吐、夜啼、眼肿。

虎睛（一只）、犀角、子芩（各等分）、梔子仁、大黄（各十分）

右五味，为细末，炼蜜丸如梧子大。惊啼不吃你，乳汁下七丸；风癎，米饮下五丸至七丸。儿小，减丸数。

取利为度。忌毒物。若有虚热，加知母六分。

又、虎睛丸

治小儿、孩子二十四种惊、癎，壮热、抽掣脚手、呕吐、夜啼、眼肿。

虎睛（一只，生用一对），梔子仁、茯苓（各二分），牛黄（少许，生用半两），人参（一分，生用一两），钩藤、大黄（各四分），犀角（末、一分，生用二两），黄芩（一分，生用一两），蛇退（七寸、烧灰，生用一分）

右为末，蜜丸如黍米大。空心、熟水下，随年。丸轻者一服，重者三服，你汁下。亦得生、熟水下。你母忌一切生冷、油腻、毒物。

广利方 治孩子惊、癎不知，迷闷、嚼舌仰目。

牛黄（一大豆）

右为细末，研和蜜水服之。

二十二味虎睛丸 治孩子从一岁至大，癫发无时，口出白沫，小便淋漓不利。 虎睛（一只，生眼四佳，曝干，酒浸令黄色），真珠、蜂房（各三钱），麻黄（二分、去节），钩藤（三分），铁精、防葵、大黄、子芩、龙齿、银屑、梔子仁、羌活（各四分），柴胡、升麻、白藓皮、雷丸（烧令赤）、人参（各三分），细辛（一分半），蛇皮（五寸、炙），石膏（五分），蚱蝉（四枚，去翅、足，炙）
右为末，蜜丸如赤豆大。四、五岁五丸，日再服。大儿十丸。浓煎米饮下，忌生冷、油腻。

白话译文

本章集中收录治疗小儿惊风（突发抽搐）、痫证（反复发作的抽搐意识障碍）、癫证（精神异常）的方剂，共七方。

牛黄丸（第一方）：治疗小儿胎惊（胎中受惊所致的新生儿惊搐）及痫证，或心经有热。用牛黄、龙齿、马牙硝、铁焰粉各一分，研为细末，炼蜜为丸，大小如梧桐子。每日在喂奶前，用温开水化开一丸，分三次灌服。哺乳的母亲须忌口。

牛黄丸（第二方）：治疗小儿惊热侵入心经，将要发展为痲疾。症见面色变化不定、想哭却哭不出声、反复发热无规律、不肯吃奶、严重时双眼上翻露出眼白、手足冰冷、呼唤不应。用牛黄（研细）、大黄、独活各一分，琥珀（烘烤后另研）、升麻、绿豆粉、大麻仁（另研）各半两，研末蜜丸如梧桐子大。空腹时温开水送服一丸，一次服完，饭后再服一丸。十岁以上的孩子，加金箔、银箔各五片入药。忌食煎炸炙烤及有毒之物。

虎睛丸（第一方）：治疗小儿风痲（因风邪引发的抽搐）、惊啼不肯吃奶。用虎睛一只，犀角、黄芩各等分，梔子仁、大黄各十分，研末蜜丸如梧桐子大。惊啼不吃奶者，乳汁送服七丸；风痲者，米汤送服五至七丸。年幼者酌减丸数，以大便通利为度。忌有毒之物。若兼有虚热（阴液不足导致的低热），加知母六分。

虎睛丸（第二方）：治疗小儿二十四种惊痲，伴高热、手足抽搐、呕吐、夜啼、眼睛肿胀。组方与第一方相同，用法亦同。

虎睛丸（第三方）：同治二十四种惊痲，但组方大幅扩展。用虎睛一只（鲜用则一对），梔子仁、茯苓各二分，牛黄少许（鲜用半两），人参一分（鲜用一两），钩藤、大黄各四分，犀角末一分（鲜用二两），黄芩一分（鲜用一两），蛇蛻七寸（烧灰，鲜用一分）。研末蜜丸如黍米（小米粒）大小。空腹温开水送服，按年龄定丸数。病轻者一服，病重者三服，也可用乳汁或生熟水送下。哺乳母亲忌一切生冷、油腻、有毒之物。

广利方：治疗小儿惊痲发作、不省人事、神志迷糊、咬舌、双目上翻。仅用牛黄一大豆许，研为细末，以蜜水调服。此方极简，属急救之用。

二十二味虎睛丸：治疗小儿从一岁到长大后的癫证，发作无定时，口吐白沫，小便淋漓不畅。以虎睛一只（最好用鲜眼，晒干后酒浸至黄色）为君，配真珠、蜂房各三钱，麻黄二分（去节），钩藤三分，铁精、防葵、大黄、黄芩、龙齿、银屑、梔子仁、羌活各四分，柴胡、升麻、白鲜皮、雷丸（烧至赤红）、人参各三分，细辛一分半，蛇皮五寸（烘烤），石膏五分，蚱蝉四枚（去翅足、烘烤），共二十二味。研末蜜丸如赤豆大。四五岁儿每次五丸，每日两次；大孩子十丸。浓米汤送服，忌生冷、油腻。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本章集中展现了古代儿科处理小儿神经系统急症的用药思路。几个特征值得关注：一是分层用药——从单味牛黄的急救方到二十二味的复方，体现了按病情轻重选方的梯度策略，类似现代急诊医学中“先稳定生命体征、再系统治疗”的分级处理原则；二是强调“母忌口”和按年龄调整剂量，说明古人已意识到婴幼儿的药物代谢特殊性与母乳的药物传递效应，这与现代药理学中哺乳期用药安全的研究方向不谋而合；三是多方均含清热、镇惊、通腑药物的组合模式，反映了古人对小儿高热惊厥“热极生风”病机的系统认识。

（注：本文仅供中医文化学习，文中药物多含现代禁用成分，不构成任何医疗建议。）

值得思考的是：古代在没有脑电图等检查手段的条件下，仅凭临床观察就将小儿抽搐细分为“惊”“痫”“癫”三类并分别论治，这种精细的症候分类思维，对我们今天理解儿童神经系统疾病的表型多样性是否仍有启发？

颅凶经卷上·疳痢证治

原文

颅凶经卷上·疳痢证治

保童丸

治小儿、孩子诸色疳，或腹内虚胀，惊、痢，头发立，常咬手指，脊疳，疳劳，臂胫细弱、倚立不得，及鼻下常赤、清涕，流涎不止，舌上生疮，脑疳，口疳，腹上筋脉。

虎睛（半只）、朱砂、麝香（各一钱），牛黄、龙脑、巴豆、芎藭、桔梗、枳壳、檀香、茯神、人参、当归、羌活、代赭、鹤虱、白朮（各半两）

右为细末，下香、砂、巴豆，令匀，炼蜜丸如梧子大。一岁至五岁，每日一丸。十岁，每日两丸。并空心、米饮下。但稍知孩子病甚，即加药与之孩子未较，你母忌生冷、油腻、炙煨、毒、鱼、大蒜、米醋。

又方

治孩子疳、痢、诸色疳、并一十五种病状。一、腹大；二、皮肤黑黄；三、骨节粗；四、眼赤；五、口赤；六、鼻中生疮；七、头发黄；八、咬指甲；九、爱吃土；十、爱吃甜物；十一、身热；十二、头大；十三、脐凸；十四、项细；十五、面无光。并宜常服“保童丸”方。

朱砂、牛黄、麝香、蟾酥（各少许），阿魏（二分）

右、先将朱砂于净器中研如粉，入诸药，一时以蒸饼为丸。忌羊血、生冷等。

又方

治孩子疳气，或酿肚胀上筋脉，头大项细，吃物不知足，夜中即起，腹内长鸣。

大黄（一两）、陈橘皮（二两，酸醋二合、浸二日，晒干）、蜣螂（二十个，去翅、足、子，热烧醋安之，以杯盖地上，去火毒，冷，取出炒过）

右为末，蜜丸如梧子大。每日空心、熟水下十丸。忌如常。

紫雪圆方

治小儿五疳、兼腹肚虚胀，疳气烦闷、或时燥渴。

大黄、黄连、代赭（各二分），朱砂、麝香（各少许），杏仁（去皮尖、别研）、肉豆蔻、巴豆（去皮、以冷水浸、别研，各一两）

右为细末，蜜丸如梧子大。每服空心、米饮汤下一圆。五岁、十岁只可服五丸。临时加减。忌冷水、油腻、炙煨。

朱砂丸 治孩子疳、痢，辨虫颜色、定吉凶。

朱砂（半石莲大）、阿魏（如朱砂大）、蝙蝠血（三、两滴）、蟾酥（少许） 右为细末，和少许口脂调。先以桃柳枝煎汤浴儿后，看小儿大小，以菘豆大填儿脐中，后用纸片向脐中贴之，用青衣盖儿。看虫出来，黄色轻，青黑色重。

青黛散

治孩子鼻流清涕、或鼻下赤痒。

青黛（一钱），芦荟、地龙（各半钱），朱砂（一字匕），瓜蒂（半钱），细辛（一钱），宣连（半钱）
右为细末，和合，吹鼻中，入麝香少许。

保童丸

朱砂、麝香、新蟾酥（各等分）

右研合成剂，合子内盛，丸如麻子大。又于一合子内浸一丸，以箸头点入鼻中，亦名“问命丸”。但孩子病甚，即与吹之，或得七喷，可以治之；五喷即甚；三、两喷即死矣。此不可深着水浸，临时入水亦不畏。

盖脑散

治孩子脑疳、鼻痒、毛发作穗、面色赤。

地榆（炙）、虾蟆（烧，各一分），蜗牛壳（二十一个），青黛、石蜜（各二分），麝香 右为末，吹鼻
当有黄水出。忌甜物。

胡黄连丸

治孩子热疳

胡黄连、蟾酥（各等分）

右为末，蜜丸如菉豆大。五岁，熟水送下二丸。

调中丸

治孩子诸疳、或热攻冲心肺，气急，昼夜有汗，日渐羸瘦，不吃乳食。

柴胡、茯苓、人参、木香、桂心、大黄（湿纸里、煨）、枳壳、甘草（炙）、鳖甲（醋炙，各等分）

右为末，蜜丸如桐子大。每岁两丸，至五岁三丸。熟水下。忌如常。

地黄煎方

治孩子疳劳、肺气热欬、四肢渐瘦、心肺干。

生地黄汁（五两），酥、生姜汁、蜜（各一两），鹿角胶（半两）

右，先将地黄汁安锅内，慢火煎，手不住搅。约五六沸下酥，又五六沸下蜜，次下胶，又下姜汁，慢火煎如稀饬五，即住火。每食后，两度共与一匙头。忌毒物。

又方

治孩儿疳蚀口齿，齿龈宣露、臭秽不可近。

葶苈（炒）、梧桐叶（等分）

右为末，以腊月猪脂调，微煎作膏。取柳木筋子绵裹，微微搨药，时烙。

又方

治孩子疳蚀唇鼻，及诸疮。

硫黄、干漆、文蛤

右等分。烧灰，稍烟尽，研为末，入麝子少许。以帛拭疮脓血后，用药干糝之，立效。

又方

治孩子初患诸色痢，及微有疝气。

右，用枳实，不限多少。炒令黑，拗破看、内外相似，为散。空心、米饮下半钱，以岁加减服之。忌如常。

又方 治孩子赤白痢

阿胶、赤石脂、枳壳（麸炒）、龙骨、诃子（炮半熟、去核，各半两），白术

右为末，一岁、二岁空心、米饮下半钱。

又方

治孩子冷毒疖、痢白脓、疝靛、日加瘦弱，不吃食，腹痛。

青木香（一分）、黄连（半两）

右为末，蜜丸如梧子大。一岁以上，空心、熟水下一丸。三岁、五岁服二丸药。性热者，不宜多服。忌生冷。

温脾散

治孩子水泻利，并脾冷、食乳不消，吃你频吐。

附子、干姜、甘草（炮锉各半两），白术（一两）

右为末，空心、米饮下半钱。忌鲜鱼、毒物。

白话译文

本篇集中论述小儿疳证（因喂养不当或脾胃虚损导致的慢性营养不良综合征）与痢疾的辨治方药，共载方十七首，内服外用兼备。

保童丸（第一方）：主治小儿各类疳证——腹部虚胀、惊风抽搐、头发竖立、频繁咬手指、脊背瘦削如柴（脊疳）、疳劳羸弱、四肢纤细不能站立，以及鼻下发红、流清涕涎水不止、舌上生疮、脑疳、口疳、腹壁青筋暴露等。方用虎睛半只，朱砂、麝香各一钱，牛黄、龙脑、巴豆、川芎、桔梗、枳壳、檀香、茯神、人参、当归、羌活、代赭石、鹤虱、白术各半两。研为细末，后下麝香、朱砂、巴豆拌匀，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。一至五岁每日一丸，十岁每日两丸，空腹以米汤送下。若病情较重，可酌情加量。患儿未愈期间，其母须忌食生冷、油腻、烧烤炙煨之物，以及河豚等毒物、鱼腥、大蒜、米醋。

又方（十五种病状）：治小儿疳、痢及十五种症候——腹大、皮肤黑黄、骨节粗大、眼赤、口赤、鼻中生疮、头发枯黄、咬指甲、嗜食泥土、嗜食甜物、身热、头大、脐凸、颈项细、面无光泽。以上均宜常服保童丸。此方用朱砂、牛黄、麝香、蟾酥各少许，阿魏二分。先将朱砂在洁净器皿中研成粉，加入其余诸药，以蒸饼为丸。忌羊血、生冷等物。

又方（疝气腹胀）：治小儿疝气，腹胀筋脉凸起，头大项细，饮食不知饱足，夜间起卧不安，腹内肠鸣不止。用大黄一两，陈橘皮二两（以酸醋二合浸泡两日后晒干），蜣螂（屎壳郎）二十个（去翅足及卵，烧热后以醋浸之，用杯盖于地上去火毒，冷后取出炒过）。研末，蜜丸如梧子大，每日空腹以熟水送下十丸。

紫雪圆方：治小儿五疳（脾疳、肝疳、心疳、肺疳、肾疳，即五脏所主之疳），兼腹部虚胀，疳气烦闷，时而燥渴。用大黄、黄连、代赭石各二分，朱砂、麝香各少许，杏仁（去皮尖另研）、肉豆蔻、巴豆（去皮以冷水浸另研）各一两。研末蜜丸如梧子大，空腹以米汤送下一丸。五至十岁最多服五丸，临证加减。忌冷水、油腻、烧烤。

朱砂丸（辨虫定吉凶）：治小儿疳痢，并可观察排出虫体颜色以判断病情轻重。用朱砂半个石莲子大，阿魏与朱砂等大，蝙蝠血三两滴，蟾酥少许。研为细末，和少许口脂（唇脂）调匀。先以桃柳枝煎汤为患儿沐浴，视其大小，取绿豆大药量填入脐中，以纸片贴封，覆青布于儿身。观察排出之虫：黄色者病轻，青黑色者病重。

青黛散：治小儿鼻流清涕、鼻下发红瘙痒。用青黛一钱，芦荟、地龙各半钱，朱砂一字匕（极少量），瓜蒂半钱，细辛一钱，黄连半钱。研为细末混合，加麝香少许，吹入鼻中。

保童丸（又名问命丸）：用朱砂、麝香、新鲜蟾酥等分，研合成药，贮于小盒中，丸如麻子大。另取一小盒以水浸泡一丸，用筷子头蘸取点入患儿鼻中。此方实为试探病情深浅之法：若患儿得药后打喷嚏七次，尚可救治；五次则病重；仅三两次则预后极凶。药丸不可长时间浸水，临用时短暂入水即可。

盖脑散：治小儿脑疳（凶门处病变）、鼻痒、毛发结穗、面色发赤。用地榆（炙）、蛤蟆（烧灰）各一分，蜗牛壳二十一个，青黛、石蜜各二分，麝香少许。研末吹入鼻中，当有黄色液体排出。忌甜物。

胡黄连丸：治小儿热疳（以发热、烦渴为主的疳证）。胡黄连与蟾酥等分，研末蜜丸如绿豆大。五岁以熟水送下二丸。

调中丸：治小儿诸疳，或热邪（病理性热象）上攻心肺，气促，昼夜汗出，日渐消瘦，不吃乳食。用柴胡、茯苓、人参、木香、桂心、大黄（以湿纸包裹煨制）、枳壳、甘草（炙）、鳖甲（醋炙）各等分。研末蜜丸如桐子大，按年龄每岁两丸，至五岁三丸，熟水送下。

地黄煎方：治小儿疳劳（疳证日久、极度虚弱）、肺热咳嗽、四肢渐瘦、心肺干燥。用生地黄汁五两，酥油、生姜汁、蜂蜜各一两，鹿角胶半两。先将地黄汁入锅中文火煎熬，手不停搅。约五六沸后下酥油，再五六沸后下蜂蜜，次下鹿角胶，再下姜汁，文火煎至如稀饴糖状即停火。每餐后分两次共服一匙。忌毒物。

又方（疳蚀口齿）：治小儿疳证侵蚀口腔牙齿，牙龈萎缩暴露、臭秽不可靠近。用葶苈（炒）与梧桐叶等分，研末以腊月猪脂调和，微煎成膏。取柳木签裹棉蘸药，轻轻烙涂患处。

又方（疳蚀唇鼻）：治小儿疳证侵蚀唇鼻及各种疮疡。用硫黄、干漆、文蛤等分，烧灰至烟尽，研末加麝香少许。以布拭去疮面脓血后，将药粉干撒其上，立见功效。

又方（初患痢疾）：治小儿初患各种痢疾并略有疳气者。取枳实不拘多少，炒至黑色，掰开看内外颜色一致即可，研为散。空腹以米汤送下半钱，按年龄加减。

又方（赤白痢）：治小儿赤白痢（大便带脓血或白色黏液）。用阿胶、赤石脂、枳壳（麸炒）、龙骨、诃子（炮至半熟去核）各半两，白术适量。研末，一二岁空腹以米汤送下半钱。

又方（冷毒疳痢）：治小儿冷毒疳痢，下白脓，疳色青靛，日渐瘦弱，不吃食，腹痛。用青木香一分，黄连半两。研末蜜丸如梧子大，一岁以上空腹以熟水送下一丸，三五岁服二丸。体质偏热者不宜多服。忌生冷。

温脾散：治小儿水泻，兼脾胃虚冷、食乳不消化、频繁呕吐。用附子、干姜、甘草（炮后锉碎）各半两，白术一两。研末，空腹以米汤送下半钱。忌鲜鱼及有毒之物。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本篇最值得关注的，并非某一具体方药，而是其背后体现的儿科诊疗思维。

首先是**分层精细化**。同属"疳证"，古人已按虚实寒热、脏腑归属、病程深浅细分为十余种亚型，每型配专方——热疳用胡黄连丸清热，冷毒疳痢用青木香配黄连温清并用，疳劳虚损则以地黄煎滋阴润燥。这种"同病异治"的个体化思路，与现代精准医学理念不谋而合。

其次是**营养干预的朴素认知**。篇中反复强调母亲忌食生冷油腻，患儿忌甜物、毒物，说明古人已意识到母乳质量与患儿饮食结构直接影响疾病转归。现代营养学已证实，哺乳期母亲的饮食确实通过乳汁影响婴儿肠道菌群与免疫功能。

第三是**外治法的灵活运用**。青黛散吹鼻、盖脑散引黄水、朱砂丸脐疗——这些外治手段绕开了小儿服药困难的问题，体现了"能外不内"的用药策略，与现代儿科推崇的经皮给药、雾化吸入等无创途径异曲同工。

最引人深思的是"问命丸"。以药物刺激观察喷嚏反应来判断预后，本质上是在检测患儿神经反射的灵敏度——反射越弱，说明中枢抑制越深，预后越差。这种用简单手段快速评估危重程度的思路，与现代急诊医学中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（GCS）在逻辑上有相通之处。

（以上内容仅供中医文化学习与学术探讨，不构成任何医疗建议。文中所载方药含朱砂、巴豆、蟾酥等有毒之品，切勿自行配制或服用。）

****思考题**：**古人将小儿"嗜食泥土、嗜食甜物"列为疳证的典型症状——从现代医学角度看，异食癖往往提示铁、锌等微量元素缺乏，而嗜甜则可能与肠道寄生虫争夺营养有关。这是否说明，古代"疳证"这一笼统概念下，实际涵盖了多种现代已可精确诊断的营养缺乏症与寄生虫病？

颅凶经卷上考证

原文

颅凶经卷上考证

一第一页后二行、三行，原本“依后方同药治之”，按，后方已佚，谨签出声明。

二第二页前一行，“以小艾灸三壮”，原本脱“艾”字，谨增。

三第五页前六行，“灌”字、原本讹“蒲”，谨校正。

四第七页前三行，注“生眼”讹“在眼”，谨校正。

五十二页前七行，稀飴原本讹“稀锡”，谨校正。

白话译文

本篇是对《颅凶经》卷上原本文字讹误、脱漏之处所做的校勘（校勘：核对古籍不同版本，订正文字错误的工作）记录，共计五条：

第一条，第一页后第二、三行中提到“依后方同药治之”，但所引“后方”（指该书后文附载的药方）在流传过程中已经散佚（散佚：古籍部分内容在传抄刊刻中丢失），校勘者特此签注说明。

第二条，第二页前第一行，“以小艾灸三壮”一句，原本脱漏了“艾”字（艾灸：用艾叶制成的艾炷或艾条熏烤穴位的中医外治法），校勘者据文义补入。

第三条，第五页前第六行，“灌”字原本误刻为“蒲”，予以校正。

第四条，第七页前第三行，注文中“生眼”误作“在眼”，予以校正。

第五条，第十二页前第七行，“稀飴”（飴：麦芽糖，古代常用作药物赋形剂或小儿调理食品）误刻为“稀锡”，予以校正。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这篇考证虽仅五条，却折射出古代医籍流传中的关键问题——文字一旦讹脱，轻则词义费解，重则药名混淆、剂量失准，直接关乎用药安全。例如“艾”字脱落，读者便不知所灸为何物；“飴”讹为“锡”，食品与金属混为一谈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与现代医学中对处方书写规范、药品名称标准化的严格要求一脉相通。校勘者逐字核对、审慎签注的态度，本质上就是古代版的“医疗文档质量控制”。（以上仅供文化学习，不构成医疗建议。）

值得思考的是：在信息传播高度便捷的今天，网络上流传的中医古方同样存在以讹传讹的风险——我们该如何辨别一个“古方”的文本是否可靠？

颅凶经卷下·火丹证治

原文

颅凶经卷下·火丹证治

黄帝问歧伯曰：“后生少稚，多被恶疾、丹毒二品，若何分之？”歧伯曰：“阳解百年、一十以上为毒，一十以下为丹。丹、毒一也，随其大、小分别之，治之有毒，至依方，万无一差。”

喻人间男女，皆遭丹毒，至依此枉死者，复何限哉！良由信邪师之语，仍被恐之。愚昧之人勿与下手，请依方用之。

今出此图，形状如后。

伊火丹，从两胁起。

神灶丹，从肚起。

尿灶丹，从踝起。

胡吹灶丹，从阴囊上起。

天火丹，从腹背、遍身起。

天雷丹，从头、项起。

嫖火丹，从背、甲起。

胡漏灶丹，从脐中起。

废灶丹，从曲臂起。

神气丹，从头、背上起。

土灶丹，从阴踝起。

朱黄丹，赤豆色，遍身上起。

萤火丹，从耳起。

野灶丹，从背脊起。

鬼火丹，从面上起。

伊火丹，从两胁起。

右用猪粪烧灰，并铁槽中泥，拌调涂之，日三。

神灶丹，从肚起。

右用土蜂窠、杏仁、膩粉、生油调涂，立差。

尿灶丹，从踝起。

右用屋四角头茅草，烧灰。使鸡子白调涂之。

胡吹灶丹，从阴囊上起。

右用水茄窠下泥，和苦酒涂之。

天火丹，从腹、背、遍身起。

右用桦皮白末，和生油调涂之。亦用赤石脂、羊脂调涂之。

天雷丹，从头、项起。

右用阴干葱赤末，拌脂涂。又用灶下土、鸡子白调涂。

胡漏灶丹，从脐中起。

右用屋漏水，调灶中土涂之。

废灶丹，从曲臂起。

右用屋四角茅草灰，鸡子白调涂之。

神气丹，从头、背上起。

右用牯牛骨烧灰，羊脂涂之。

土灶丹，从阴踝起。

右用屋四角茅草、灶横麻、及鸡子白调涂之。

朱黄丹，赤豆色，遍身上起。

右用慎火草捣汁，和酒调涂之。

萤火丹，从耳起。

右用慎火草捣汁涂之，生以醋调涂

野灶丹，从背脊起。

右用柔香茸蒴、赤小豆末，涂之，立差。

鬼火丹，从面上起。

右用灶下土，鸡子白调涂之，立差。

白话译文

黄帝问岐伯：“幼年小儿常患恶性疾病，其中丹与毒两类，如何区分？”岐伯答：“以十岁为界——十岁以上发病称为‘毒’，十岁以下称为‘丹’。丹与毒本质相同，只是按患者年龄大小加以区别。依照正确的方剂治疗，万无一失。”

世间男女遭受丹毒之苦，因此枉死者不计其数，大多是听信了巫师邪说、被恐吓所误。愚昧之人不敢下手施治，实在可惜——请依照以下方剂施用。

以下列出十五种火丹的名称、发病部位及对应外敷方：

- **伊火丹**，起于两肋。用猪粪烧灰与铁槽泥调涂，日三次。- **神灶丹**，起于腹部。用土蜂窠、杏仁、膩粉（铅粉）以生油调涂，即愈。- **尿灶丹**，起于踝部。用屋四角茅草烧灰，以鸡蛋清调涂。- **胡吹灶丹**，起于阴囊。用水茄根部之泥，和苦酒（醋）涂之。- **天火丹**，起于腹背、遍及全身。用桦树皮白色粉末以生油调涂；亦可用赤石脂（一种红色矿物药）与羊脂调涂。- **天雷丹**，起于头项。用阴干葱的赤色末拌脂涂

敷；亦可用灶下土与鸡蛋清调涂。- **胡漏灶丹**，起于脐中。用屋檐滴水调灶中土涂之。- **废灶丹**，起于肘弯。用屋四角茅草灰以鸡蛋清调涂。- **神气丹**，起于头背。用牯牛骨烧灰，以羊脂涂之。- **土灶丹**，起于阴部及踝部。用屋四角茅草灰、灶横麻及鸡蛋清调涂。- **朱黄丹**，色如赤豆，遍布全身。用慎火草（景天草）捣汁和酒调涂。- **萤火丹**，起于耳部。用慎火草捣汁涂之，亦可以醋调涂。- **野灶丹**，起于背脊。用柔香茸蒴与赤小豆末涂之，即愈。- **鬼火丹**，起于面部。用灶下土以鸡蛋清调涂，即愈。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本篇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分类思维——将小儿丹毒按发病部位细分为十五种并逐一对症施治，这与现代皮肤科根据皮损分布区域进行鉴别诊断的思路高度一致。序言中“良由信邪师之语，仍被恐之”的批判，反映了古代医家反对迷信、主张理性施治的立场，放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。外敷方中大量使用灶土、草灰、蛋清、动物脂等，从现代角度看，碱性灰粉可中和酸性炎症渗出，蛋清与脂类则起到隔离保护创面的作用，其经验并非毫无道理。当然，这些方剂仅供文化学习参考，不构成医疗建议。

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：古人在没有细菌学知识的条件下，为何能凭经验将同一类皮肤病按部位细分出十五种并分别用药——这种“分型论治”的临床直觉，究竟来自怎样的观察积累？

颅凶经卷下·杂证

原文

颅凶经卷下·杂证

平和饮子

小儿初生，可日与之。

人参、茯苓、甘草（炙）、升麻（以上各一分） 右以水一白盏，煎至一合半以来，时时与之。乳母忌油腻。满月及百晬以来加之。临时冷加白朮、热加（缺）各半钱。

又方

治孩子脐中不干。 白矾（一钱煨过）、龙骨（一分）

右为细末，入麝香少许。每次使拭脐干，糝之，用帕里，避风。

青木香散

治孩子阴囊或如疝肿胀。 狐阴（一双、炙）、蒺藜（炒）、地肤子、昆布、枳壳（炒）、槐子（炒，各一分）

右为末，一岁、二岁空心、米饮下一钱。

又方

治孩子蛔虫咬心痛，面伏地卧，口吐清水、痰涎。

槟榔、苦楝根、鹤虱（炒，各半两）

右为末，空心、热茶下一钱，以意加减。忌粘食。 杏仁丸

治孩子或渴，此是蛔虫伤。 杏仁（去皮尖）、膩粉（各一分）

右为末，每用唾丸，空心，米饮、茶任下二丸。

又方

治孩子赤游肿、或如丹，烦渴，浑身赤瘤，壮热。

菉豆粉、铅白霜 右细研，蕤薹汁调涂之。

又方

取铅霜法，将铅来于石上打令薄，掘地作坑可铅片大，以杵捣坑实，满坑着醋，以铅盖定。经一宿去取霜，如珠子大，和药使之。如烦渴，以后服“解热饮子”。

又方

麦门冬、小芦根、竹叶、干葛、漏芦、犀角屑

右用水四合、药半两，煎一合。无问食前、后，徐徐与之。

消石散

治孩儿身上无故肿，但觉肉色赤热。

消石、大黄、菘豆（各等分）

右为末。每用时，随肿大小，取菘苳根研汁，调涂肿上。如有恶物，即看有点子，以膏贴之，四面以散子熨之。若无菘苳根，即用鸡子白、或车前根叶亦得。

又方

治孩子胎中受风，长后或满身生疮，沸痒如疹癩，或如饥饱痒疮。葱白、硝、臭黄、硫黄（各等分）

右，用油半两烧令热，下少许蜡，先剥葱白三茎，细切，待油热即泼葱上，细研。续下硫黄、臭黄、硝，更研之，旋涂。

茴香散

治孩儿赤眼，并胎热，及疳障多泪。

茴香、冬青胆（阴干）、生甘草

右为细末。每洗眼时，取药一分、水一盞，煎十沸后，温洗之。或孩儿长大，即加药并水。

引子方

孩儿用药洗眼，后可更服之。

知母、黄芩、青箱子、地蛹子、秦皮、车前草、山梔子、独活（各等分）

右药，以水五合煎二合，去滓，温服。忌食如常。

又方

治孩子聾耳

白矾（半两、烧过）、龙骨、铅丹（烧，各一分），麝香（少许）

右为末。以绵裹竹枝子净，探脓水，以一小豆大药傅之，别以绵裹塞填之，勿令见风。

又方

治小儿聾耳

石硫黄（制）

右为细末，以糝耳中，日一夜一。

又方 治孩子小便不通。

茯苓、通草、冬瓜子、车前子（各等分）

右，以水四合、药半两，煎一合半，作二服。忌油腻。

侧柏散

治孩儿风热

侧柏、郁金、天麻（酒浸一宿）、干蝎、天南星、地黄（去土）、子芩、大黄（以上各半两）

右为末。治风及惊，温酒下；退热，每夜熟水下半钱。

柴胡引子

治小儿行迟，小儿自小伤抱、脚纤细无力，行止不得。或骨热疳劳肌肉消瘦。

柴胡、鳖甲（米醋涂、炙）、知母、桔梗、枳壳（麸炒、去瓢）、玄参、升麻

右药等分，并细锉。每日煎时，三岁以下取药半两、水五合，煎二合，去滓，分两服，空心食前、后各一服。忌毒物。饮后用“澡浴方”。

澡浴方

苦参、茯苓皮、苍术、桑白皮、白矾（各半两），葱白（少许）

右药锉细，每浴时取一两、沸水二升，浸药后，通温与儿浴之。避风。于温处妙。

又方

治小儿数岁不能行。

取葬家未开户，盗其饭食来以哺之，不过三日便起行。勿令人知之。

雜證

平和飲子

小兒初生，可日與之。

人參、茯苓、甘草（炙）、升麻（以上各一分）

右以水一白盞，煎至一合半以來，時時與之。乳母忌油膩。滿月及百晬以來加之。臨時冷加白朮、熱加（缺）各半錢。

又方

治孩子臍中不乾。

白礬（一錢煨過）、龍骨（一分）

右為細末，入麝香少許。每次使拭臍乾，糝之，用帕裹，避風。

青木香散

治孩子陰囊或如疝腫脹。

狐陰（一雙、炙）、蒺藜（炒）、地膚子、昆布、枳殼（炒）、槐子（炒，各一分）

右為末，一歲、二歲空心、米飲下一錢。 又方

治孩子蛔蟲咬心痛，面伏地卧，口吐清水、痰涎。

檳榔、苦楝根、鶴蝮（炒，各半兩）

右為末，空心、熱茶下一錢，以意加減。忌粘食。

杏仁丸

治孩子或渴，此是蛔蟲傷。

杏仁（去皮尖）、膩粉（各一分）

右為末，每用唾丸，空心，米飲、茶任下二丸。

又方

治孩子赤遊腫、或如丹，煩渴，渾身赤瘤，壯熱。

菘豆粉、鉛白霜

右細研，蕁薹汁調塗之。

又方

取鉛霜法，將鉛來於石上打令薄，掘地作坑可鉛片大，以杵擣坑實，滿坑着醋，以鉛盖定。經一宿去取霜，如珠子大，和藥使之。如煩渴，以後服“解熱飲子”。

又方

麥門冬、小蘆根、竹葉、乾葛、漏蘆、犀角屑

右用水四合、藥半兩，煎一合。無問食前、後，徐徐與之。

消石散 治孩兒身上無故腫，但覺肉色赤熱。

消石、大黃、菘豆（各等分）

右為末。每用時，隨腫大小，取蒼蘆根研汁，調塗腫上。如有惡物，即看有片子，以膏貼之，四面以散子燻之。若無蒼蘆根，即用雞子白、或車前根葉亦得。

又方

治孩子胎中受風，長後或滿身生瘡，沸癢如疹癩，或如飢飽痒瘡。葱白、硝、臭黃、硫黃（各等分）

右，用油半兩燒令熱，下少許蠟，先剥葱白三莖，細切，待油熱即潑葱上，細研。續下硫黃、臭黃、硝，更研之，旋塗。

茴香散

治孩兒赤眼，并胎熱，及疳障多淚。

茴香、冬青膽（陰乾）、生甘草

右為細末。每洗眼時，取藥一分、水一盞，煎十沸後，溫洗之。或孩兒長大，即加藥并水。

引子方

孩兒用藥洗眼，後可更服之。

知母、黃芩、青箱子、地蛹子、秦皮、車前草、山梔子、獨活（各等分）

右藥，以水五合煎二合，去滓，溫服。忌食如常。

又方

治孩子聾耳

白礬（半兩、燒過）、龍骨、鉛丹（燒，各一分），麝香（少許）

右為末。以綿裹竹枝子淨，探膿水，以一小豆大藥傅之，別以綿裹塞填之，勿令見風。

又方

治小兒聾耳

石硫黃（製）

右為細末，以糝耳中，日一夜一。

又方

治孩子小便不通。

茯苓、通草、冬瓜子、車前子（各等分）

右，以水四合、藥半兩，煎一合半，作二服。忌油膩。

側柏散

治孩兒風熱

側柏、鬱金、天麻（酒浸一宿）、乾蝎、天南星、地黄（去土）、子芩、大黃（以上各半兩）
右為末。治風及驚，溫酒下；退熱，每夜熟水下半錢。

柴胡引子

治小兒行遲，小兒自小傷抱、脚纖細無力，行止不得。或骨熱疳勞肌肉消瘦。

柴胡、鼈甲（米醋塗、炙）、知母、桔梗、枳殼（麩炒、去瓢）、玄參、升麻

右藥等分，並細剉。每日煎時，三歲以下取藥半兩、水五合，煎二合，去滓，分兩服，空心食前、後各一服。忌毒物。飲後用“澡浴方”。

澡浴方

苦參、茯苓皮、蒼朮、桑白皮、白礬（各半兩），蔥白（少許）

右藥剉細，每浴時取一兩、沸水二升，浸藥後，通溫與兒浴之。避風。於溫處妙。

又方

治小兒數歲不能行。

取葬家未開戶，盜其飯食來以哺之，不過三日便起行。勿令人知之。

白话译文

平和饮子： 婴儿出生后，可每日服用。取人参、茯苓、炙甘草、升麻各一分，用水一白盏煎至一合半，随时少量喂服。乳母须忌食油腻。满月至百日后可酌量增加用量。临时辨证：偏寒加白术，偏热加（原文缺药名），各半钱。

脐部不干方： 治婴儿脐带残端湿润不收。煨白矾一钱、龙骨一分，研细末，加少许麝香（一种名贵香料药，取其通窍防腐之效）。每次先将脐部拭干，撒药粉于上，以布帕包裹，避风。

青木香散： 治小儿阴囊肿胀如疝气。用炙狐阴一双、炒蒺藜、地肤子、昆布、炒枳壳、炒槐子各一分，研末。一二岁小儿空腹以米汤送服一钱。

蛔虫咬心痛方： 治小儿蛔虫（寄生于肠道的线虫）作痛，趴伏在地，口吐清水痰涎。用槟榔、苦楝根、炒鹤虱各半两，研末，空腹热茶送服一钱，酌情加减，忌食粘腻之物。

杏仁丸： 治小儿口渴，此为蛔虫所伤。杏仁（去皮尖）、膩粉各一分，研末，以唾液和丸。空腹米汤或茶送服二丸。

赤游肿方： 治小儿丹毒样红肿（赤游肿，即游走性红斑），伴烦渴、全身赤色肿块、壮热。取绿豆粉、铅白霜细研，以芸薹（油菜）汁调匀外涂。

取铅霜法： 将铅在石上锤打成薄片，掘地作坑（大小与铅片相当），以杵捣实坑底，注满醋，铅片盖上。经一夜取出，铅片表面析出如珠子大的白霜，即可入药。若仍烦渴，接服“解热饮子”。

解热饮子：麦门冬、小芦根、竹叶、干葛、漏芦、犀角屑，用水四合、药半两，煎取一合，不拘饭前饭后，缓缓喂服。

消石散：治小儿身上无故肿起，肉色发红灼热。消石（芒硝类矿物药）、大黄、绿豆各等分研末。用时依肿块大小，取苕苳根（牛皮菜根）研汁调药涂于患处。若有脓点，以膏药贴覆，四周以散剂温熨。无苕苳根可用鸡蛋清或车前草根叶代替。

胎中受风方：治小儿因胎中受风邪（胎毒），长大后满身生疮，瘙痒如疹疥，或如饥饱不定时发痒的疮。葱白、硝、臭黄（雄黄）、硫黄各等分。用油半两烧热，加少许蜡，先将三茎葱白细切，热油泼于葱上细研，再依次加入硫黄、臭黄、硝研匀，随即外涂。

茴香散：治小儿赤眼（结膜充血）、胎热（先天性热证），以及疳障多泪（营养不良导致的眼疾）。茴香、冬青胆（阴干）、生甘草研细末。洗眼时取药一分、水一盞，煎沸十次后，温水洗眼。小儿长大后可加大药量和水量。

引子方：洗眼之后可内服此方。知母、黄芩、青箱子、地蛹子、秦皮、车前草、山梔子、独活各等分，水五合煎取二合，去渣温服。忌口如常。

聃耳方（一）：治小儿聃耳（耳道流脓，即中耳炎）。烧白矾半两、龙骨、烧铅丹各一分，麝香少许，共研末。以棉裹竹枝探净耳中脓水，取小豆大药粉敷入耳道，另以棉塞之，勿令见风。

聃耳方（二）：制石硫黄研细末，撒入耳中，日一次、夜一次。

小便不通方：茯苓、通草、冬瓜子、车前子各等分，水四合、药半两，煎取一合半，分两次服。忌油腻。

侧柏散：治小儿风热。侧柏、郁金、天麻（酒浸一宿）、干蝎、天南星、地黄、子芩（黄芩）、大黄各半两，研末。治风及惊用温酒送服；退热则每晚以熟水送服半钱。

柴胡引子：治小儿行迟（学步迟缓），因幼时抱持不当致双脚纤细无力、不能行走，或骨蒸疳热（慢性消耗性低热）、肌肉消瘦。柴胡、鳖甲（醋涂炙）、知母、桔梗、枳壳（麸炒去瓢）、玄参、升麻各等分，细切。三岁以下取药半两、水五合，煎取二合，去渣分两次服，空腹饭前、饭后各一服。忌有毒之物。服药后配合“澡浴方”外洗。

澡浴方：苦参、茯苓皮、苍术、桑白皮、白矾各半两，葱白少许，切细。每次取一两，沸水二升浸泡后，温水为小儿洗浴。须避风，在温暖处沐浴为佳。

行迟民间方：治小儿数岁不能行走。取丧葬之家未开门时，暗中取其饭食喂给小儿，不过三日即能起行，不可让人知晓。（此为民间巫术色彩的偏方，反映当时医巫并存的历史面貌。）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本章汇集了新生儿脐部护理、寄生虫病、皮肤感染、眼病、中耳炎、泌尿不畅、发育迟缓等十余种常见儿科杂症，几乎覆盖了古代儿科门诊的主要病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书中已呈现出鲜明的"内外并治"思路——内服汤剂调理体质，外用散剂直接作用于患处，与现代儿科"局部处理+全身支持"的治疗原则不谋而合。平和饮子作为新生儿日常保健方，提出"冷加白术、热加某药"的寒热辨证思想，体现了个体化用药的萌芽。柴胡引子配合澡浴方的"内服+药浴"方案，则是古代康复医学的雏形（类似现代物理治疗与药物治疗的结合）。当然，书中铅霜、膩粉等含重金属药物在今天已属禁用范畴，民间巫术偏方也仅具文化史料价值。

以上内容仅供中医文化学习，不构成任何医疗建议。

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：古人在缺乏病原学知识的条件下，为何仍能针对中耳炎、寄生虫病等感染性疾病发展出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外治和驱虫方案？经验医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？